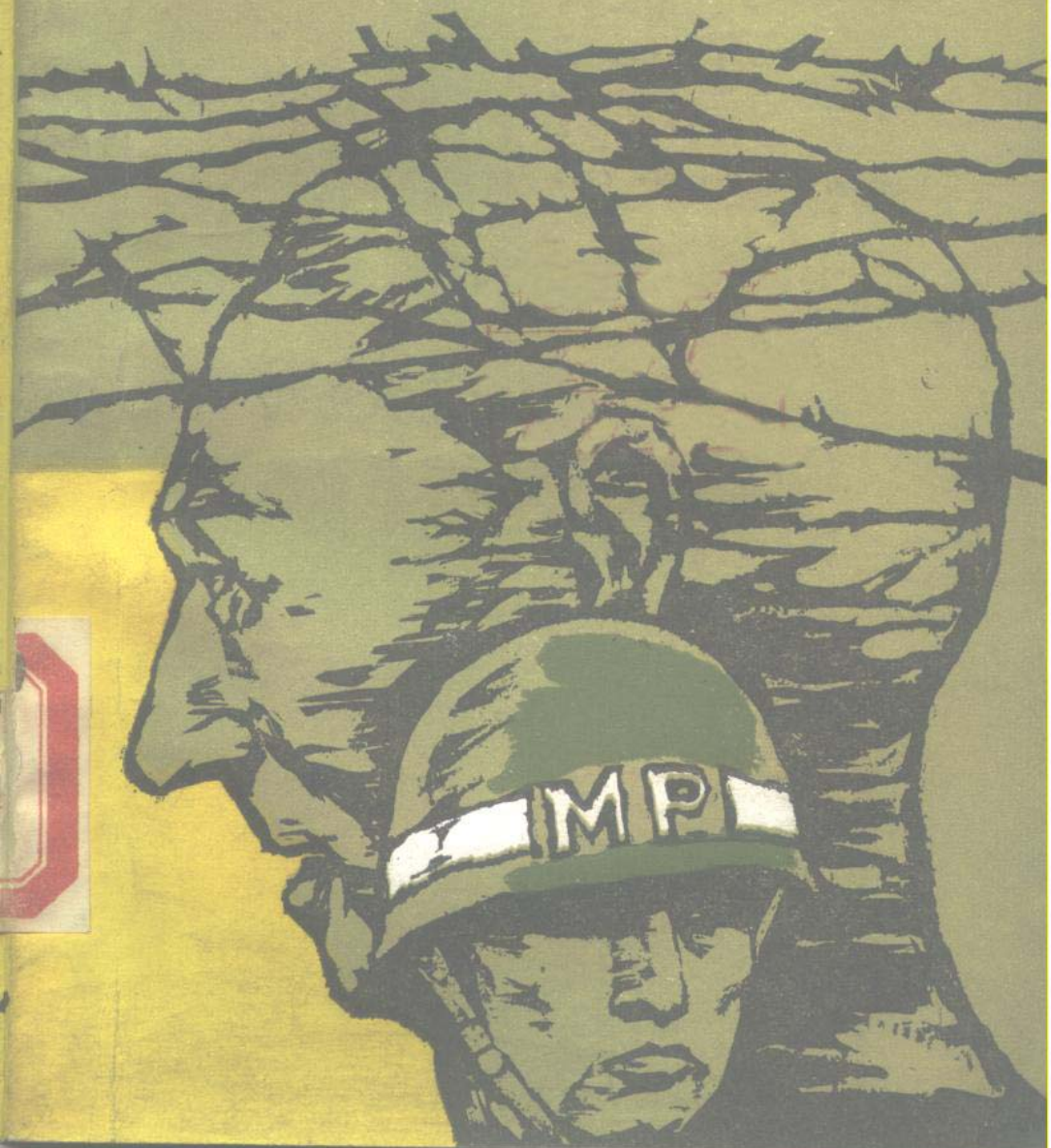


纽伦堡幽灵

〔苏〕阿·恰科夫斯基 著



内 容 介 绍

二次世界大战后期,苏军攻克柏林,原党卫军将军,集中营头目,隐藏地下,集结旧部,以德军秘密间谍名单和希特勒瑞士所存巨款密码为资本,勾结美军,企图劫持纽伦堡战犯监狱,并成立地下组织“蛛网”,协助党卫军头目逃离德国,前往南美建立所谓第四帝国。

本书内容丰富,情节曲折,真实地再现了战败德国的黑市买卖、投机倒把、妇女卖淫等社会现象。不愧为名家新作。

纽伦堡幽灵

Niu lun bao you ling

〔苏〕阿·恰科夫斯基 著

高 韧 译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马池口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6.25印张 151,000字

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,250

ISBN 7-5302-0117-4/I·113

定 价: 3.2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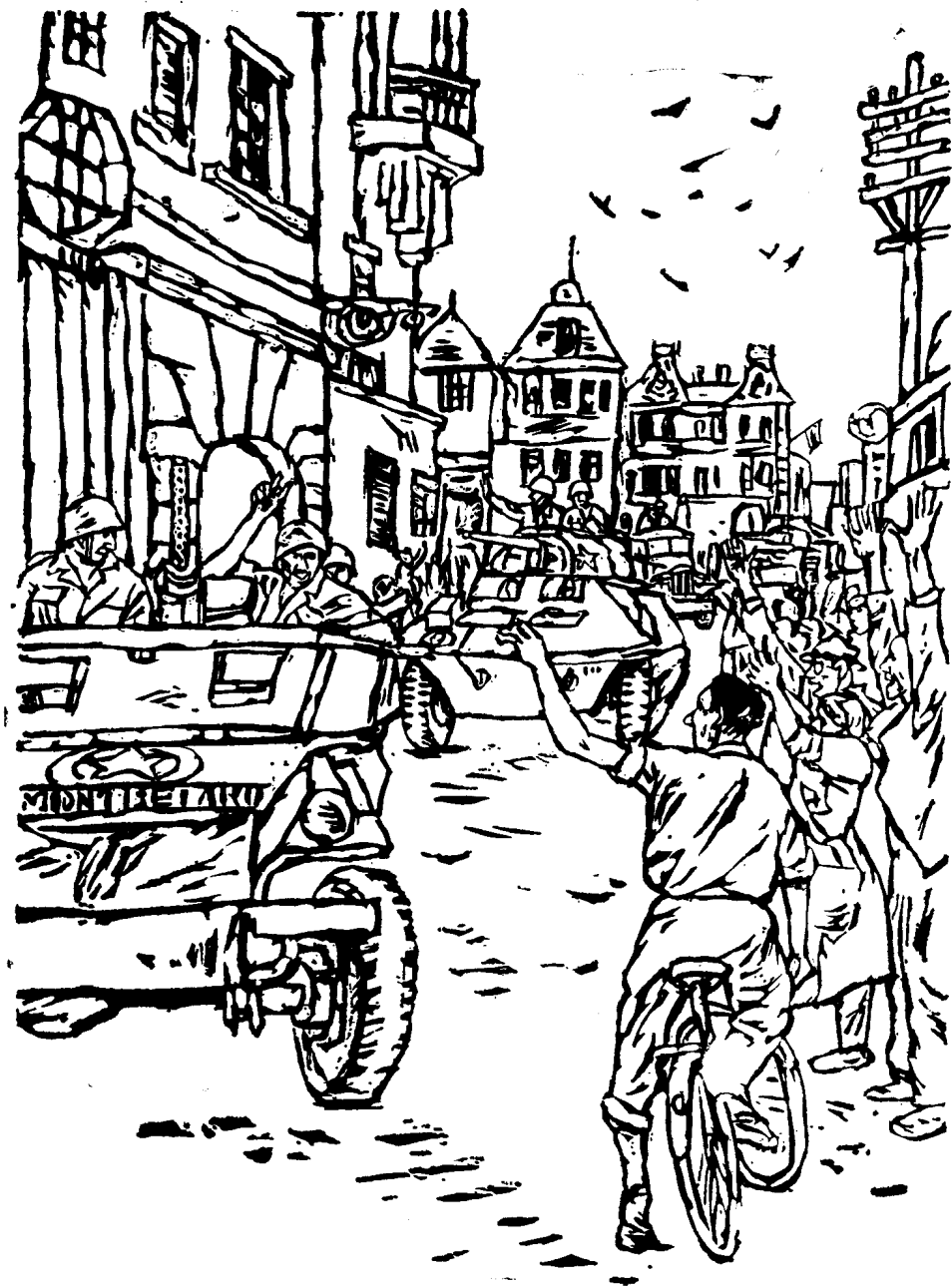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困鼠挣扎

……于是那时这里便出现了一群老鼠……

暮色降临，寂静笼罩着柏林。苏军装甲车在废墟中颠簸着朝某处驶去，过热的发动机的隆隆声和汽笛的长鸣时而打破这夜晚的寂静。柏林市和各区警备司令部上空，红旗迎风招展。弹痕累累的国会大厦圆顶上方也有一面红旗在飘扬……

街道漆黑，瓦砾遍地，人迹罕见。戈培尔^①最后一篇格外笨拙的演说还萦绕在柏林市民的耳际。他号召民众，一旦俄国人占领柏林，应当保卫每条街巷，每座房屋，他并且预言，俄国人定会进行大屠杀。

俄国人占领了柏林城。但是并没有进行大屠杀，胜利者对市民的唯一要求只不过是外出清扫街道而已。凡是参加这项劳动的人都可得到一份粮食补助。

随着黑夜临近，千千万万无家可归的人们都慌忙寻找过夜的场所。居住在柏林市郊的人们运气还算不错，因为那儿许多房屋仍然完好无损。然而柏林市中心一带则完全变成了一片废墟。那些丧失自己家园、那些尚未及时在地下室或避弹室里占有一席之地的人们，就在这僵死的房框和这幸存的屋檐下寻得了夜宿之地。他们紧闭双目，默默不语地躺着，谛听着春风的呼号。他们

渴望入睡，渴望尽快进入梦乡。

……然而，就在这时却钻出来一群老鼠。

老鼠很多，因为它们也失掉了自己的安身之地。它们长脸利齿，贪婪地齧着牙，在废墟中熟睡人们之间窜来窜去，甚至在它们身上爬来爬去……这些老鼠是在寻找食物。在人们的身前身后是会找到食物的。夜间老鼠可并不惧怕人类，它们时常肆无忌惮地把尖嘴伸进酣睡人半张开的嘴巴里，钻到他们破衣褴衫里去啃咬。深更半夜若是忽然传出咒骂声，并且在骂声之后紧接着便是抛甩石头的声音，这就说明有人被老鼠吵醒了。这个人企图把老鼠揍死，即便揍不死，至少也得把这个横行无忌的畜生赶跑。

“滚，坏蛋，该死的纳粹！”一个得了伤风感冒的人哑着嗓子说。说完他又掷出一块石头，残壁的泥灰哗啦啦散落下来。一只老鼠吱吱哀叫。随后另一个人说：

“叛徒！叫俄国佬斩断你的手脚！”这显然是冲着那个投石子打老鼠并骂“纳粹”的那个人说的。

“到现在俄国佬还没碰过我呢，”那个人回嘴说，“可是盖世太保倒在奥维威辛把我关了两年！”

“可惜他们没宰了你！要是元首在世……”

“让人睡觉吧！”第三个人大声呵斥说。“你们俩都跟元首见你妈的鬼去吧……”

“跟元首……”有个人暗自重复道。至今只有他紧紧抱在怀里的一只渐渐空了的背囊同他生死与共。“跟元首”这几个字仿佛顿时给他微微打开了回到现实生活的门栏，虽然他心里明知元首业已成为历史的过去，但他仍然牢牢抓住这几个字，并妄想从这不知熬煎了多少时日的黑暗深渊里爬出去。对他来说，元首毕竟仍然意味着生活，意味着现实。

漆黑的夜和挤满了人的地下室，同样也是现实，老鼠和怀中的背囊同样也是现实。这只捆绑得结结实实的帆布背囊里都装些什么东西呢？他试图一一回想起来，但却枉然。他随即使用手、用指甲、用牙齿想把它解开。他总算勉强伸进去一只手，摸索背囊里有些小链子，其中有光滑的，有尖利的；有眼镜，有坚硬的棱角，像是碎石块……这是什么？但他无论如何也回想不起来了……

他因为脚下又窜过去一只老鼠而蜷缩起来。“哈麦尔恩捕鼠者^②在哪儿呢？”他思忖着，顿觉自己回到了神话般的童年时代。“那个吹笛子的人进城把他从鼠群中救了出去，现在他在哪儿呢？”他又把背囊重新捆了起来。他思想紊乱了，“我这是在哪儿，在哪儿？”他又反躬自问。这前后左右拥挤着他的都是些什么人？他为什么在这儿？……但他仍然找不到答案。从黑暗中向他飘忽而来的疑问他都找不出答案来。

身旁有个女人有气无力地说：

“水……能不能找点水呀？”

“你是不是还想要烧酒啊？”一个男人挖苦说。

他谛听着。不，对他们的谈话内容，他并不感兴趣。不过，一听见那个女人的说话声，便勾起他对自己妻子安杰丽卡的思念。她在何方？是在异国他乡？还是在另一个世界？这人世间究竟有没有过她呢？或许现在她就在这儿，就在这个地下室里，而她并不知道自己的丈夫艾伯特·赫塞施坦因同时也在哪儿？……他轻轻地几乎难以听清地呼唤着她的名字，仿佛唯恐这个仅为她一人所有的名字会被人窃走似的……

他没有刮脸修面，接着一只渐渐变空但却又沉重的背囊，忍受着老鼠的啃咬，躺在这肮脏与寒冷之中。忽而坠入酷热的黑暗深渊，忽而又漂浮在夜的表层。他时而失去知觉，时而又恢复生

机。他觉得自己似乎正在下沉，缓缓坠向那遥远的童年时代。他恍惚看见了父亲戈雷格·赫塞施坦因的两只眼睛。父亲是个忧郁阴沉、寡言少语但却极富不屈不挠精神的人。大凡话题一接触到德意志的历史使命，他便一反常态变得健谈起来。此时此刻，赫塞施坦因似乎看见了自己所有的亲人，似乎也看见了正在为父亲送葬的母亲古德隆。父亲在脑血栓第二次发作后故去。他回想起自己从父亲去世后不得不担负起养家糊口的责任，不得不常逛黑市——这是魏玛共和国^①通货膨胀和失业土壤上特殊的产物……

“快到十点了！该去市场啦！”一个男人气呼呼地报时说。“可能你们买什么东西都愿意多掏钱吧？”

地下室里的人们似乎都同时一跃而起，赫塞施坦因也打算像往常一贯服从命令那样站起来。但他顿时觉得两眼发黑，咽喉里一阵恶心，便沉重地躺倒在地上了。他浑身虚弱无力，惊奇地张望着这剧烈旋转起来的人们栖身的鼠穴。

“赫塞施坦因先生，神智清醒过来了吗？”有人在他耳边曲意奉承地低声问，但这话又像是对他虚弱无力的嘲弄。“您这么长时间才……我本来以为……”赫塞施坦因猛然翻身转向这个说话人的方向，他顿时大惊失色，面孔上泛起了一片疑云。说话的人先是低声慢语，转而急急冲冲，这其中表现出惊慌，同时又隐含着威胁：“您可不要以为……嗯，在您不醒人事的时候，是我把您弄到这儿来的。要不是我，那俄国人，咳，哪还用得着什么俄国人呐！我们德国人自己就会杀了您，然后再把您抢光。我可不是这种人，行善作恶我分辨得清……做什么事都得老老实实才行。您安心躺着，我就去拿吃的来。到那会儿我们再算帐……”

说话声消失了，耳边听见的只是远去的脚步声。这时只剩下他一个人了。过了片刻，他脑海里又浮现出自己的姓名：艾伯特·赫塞施坦因。他自己挣扎着坐了起来，又想查看一下背囊里的

东西。这回赫塞施坦因才想起他自己是谁，并且完全无庸置疑地认识到，他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逃出这个鼠穴，接着他又失去了知觉。

往事一瞥

1925年，艾伯特—奥斯卡·赫塞施坦因加入了纳粹青年团行列，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天赋，仿佛他天生就赋有从事党的光辉事业所必须的一切素质。他不仅出身于完美无瑕的亚利安人，而且既具备日尔曼人的机智勇敢，同时又善于服从命令，听从指挥，尤其突出的是那温情脉脉和残忍的兽性两者的奇妙结合，这几乎构成了这位崭露头角的“超人”性格的主要特征。这时，他晕晕乎乎地躺着，似乎记起了盘旋于脑际的杂乱无章的片断往事。

……他幻觉中恍惚觉得是在除掉了罗姆④之后，希姆莱⑤接受他参加党卫队的……接着又加入盖世太保⑥，并负责监管集中营的工作。他分工主管特务机构，并从囚犯中招募意志薄弱打算叛变和愿意出卖本集中营囚徒的人……他恍惚觉得自己身着黑色制服，左臂佩戴袖章，脚蹬锃亮的皮靴。领章上几颗银星闪闪发光，这是他身为党卫队旅队长的军衔标志……

他记起了抑或是梦见，了德国崩溃前不久，他的顶头上司，希姆莱和卡尔登勃鲁纳⑦的密友康拉德·克林格，在柏林召集德国中央保安局20名负责人开会，并根据希姆莱的命令，把“物资保障用品”分发给大家，以备发生不可逆料情况时的需要。同时，克林格还宣称，除了个人储备之外，拟建立党的固定基金，并将其集中储存在巴伐利亚山区。克林格虽未说明这是“为了俄国人占领柏林时使用”，但是显而易见的是，所谓“以备发生不可逆料

的情况时需要”，就是出于此种考虑。最后，他以激动的语言指示说：“党员同志们，柏林将要战斗到最后一名士兵，最后一个市民……我们将坚守在这里。我们为能同柏林全体保卫者一起坚持到底来履行自己的职责，而感到莫大的光荣。

啊，赫塞施坦因为当时能够留守柏林而感到自豪。他宁愿死去，也不愿离开柏林。对于那些打算离开柏林隐藏起来的人，他并不羡慕，恰恰相反，对于这种人，他抱着既怜悯又蔑视的复杂感情。当俄国人冲入柏林市郊时，赫塞施坦因急忙奔向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。这幢他十分熟悉的楼房入口处，已看不见日夜把守的哨兵，而楼内除了几名醉醺醺的军官之外，也同样空空如也。其中一名军官一见党卫队旅队长艾伯特·赫塞施坦因站在面前，就附在他的耳旁，嘴里喷着酒气，低声说：“卡尔登勃鲁纳命令‘全体潜伏下来’！”在回答赫塞施坦因问话时，其他几名军官都嘟囔说：“全完啦……全完啦！……”

是的，一切全完啦！

赫塞施坦因惊慌失措，又沿着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返身往回跑，而且眼见一批批苏军战士奔跑着已经快要靠近盖世太保大楼了，他心里就越发恐慌起来。几个人数不多的党卫队支队从各个角落开火阻击，但是他们的尝试显然是注定要失败的。

怎么办？怎么办？！逃到市内去还是在废墟里躲避起来？但是这两种做法都意味着叛变，都意味着可耻的灭亡。赫塞施坦因做出了体面的抉择——战死沙场。他背起背囊，顺手捞起阵亡的党卫队员身旁的一支自动步枪，决定隐蔽在附近一幢楼房里，向进击的俄国人开火。

他冲向那座楼房以后，发觉里面已人走楼空。他们肯定是刚一看见俄国人要来，就丢下房子走了。其中一间屋里，零乱地摆着几只皮箱、木箱、盒子，里面都装满了家用杂物。总而言之，

这一切全都是事先为逃难准备的衣物用品。首先，他必须改变装束，不能再去充当敌人的攻击目标！赫塞施坦因从几只开着的皮箱里的衣物中翻出一套便服，急急忙忙地穿了起来，然后，他拎着自己装珠宝的背囊和自动步枪，奔到窗前。

然而，他进行伏击的地势似乎选择不当。因为这里竟然见不到一个俄国人，尽管自动步枪的连发射击声越来越大，也越来越频繁。显然苏军战士是从另一侧发起了攻势。赫塞施坦因意识到他很快就会陷入重围。于是他便踉踉跄跄地跑下楼梯，但是刚一踏上人行道，就当头挨了重重的一击——不知什么东西在头顶上呼哨着猛然把他打倒了，又把他按在地上，死劲揍他，揍得他头昏眼花，后来，他就像一条口袋似的躺倒在一个地下室里，怀里还仍然紧紧抱着个东西变少了的背囊。

“我就来，那时我们再算帐……”真有人这么说呢，抑或是他做梦呢？这个人究竟是谁呢？真是救他命的朋友、党内同志？不过战友之间还要谈什么报酬，这合适吗？是个被侦讯过的人！或者是个谍报人员？从前这个人不敢私吞“帝国财产”，而今天他指望从一个官方人士手中得到他应得的一份？不过，他，赫塞施坦因如今根本不是什么官方人士……而是……呢无论如何，这个人都是他致命的威胁：不论此人出于什么动机，即便他不直接去向敌人告密，那也会引起别人的怀疑。一定得离开此地，无论如何必须离开此地。赫塞施坦因站了起来，并且吃惊地发现自己还能行走。于是他便奔向出口。外面吹来一阵清爽的春风。

他突然来到这清晨的万里晴空下，不得不眯起了双眼，然而他目睹的景象却与这晴空形成了截然相反的对照。目光所及，到处是一片废墟瓦砾、钢筋水泥梁柱、断壁残垣、石灰瓦块……这情景像什么呢，究竟像什么呢？！这像从童年记忆中泛起的那幅《庞贝末日》^⑤绘画里的景象。眼前呈现的这幅废墟景象，他模模糊糊